

知味 面炕鸡

◆周明金

“面炕鸡”又名“面包鸡”，是流传于淮河沿岸息县、淮滨县、固始县、潢川一带的传统菜肴。该菜品是由仔鸡为主要食材做成的一道菜品，地域色彩极其浓郁。

面炕鸡的特点是肉质酥嫩鲜香，汤味甘醇，原汁原味，营养极高，且老少皆宜。汤的香味十分浓厚，可以刺激食欲。其他面炕系列均来自于面炕鸡的原始做法。

取仔鸡宰杀、刮洗，剁成小块，打鸡蛋两枚，加面粉反复搅拌，直到每块鸡块上都均匀地涂上糊状为止。平底锅加油烧到八成热，将搅拌均匀的鸡块倒进去。估摸着贴锅的一面炕至焦黄，用铁铲翻过来，顺便用铁铲将鸡块分开。反复翻动小火慢炕，直到鸡块周身炕到焦黄为止，铲起来备用。

将葱、姜、蒜、八角炒出香味，添水烧至滚开，可以根据口味轻重放少许干辣椒。倒进炕好的鸡块，大火烧沸，中火慢炖。根据喜好，有加摊好的面皮的，有加丝瓜的，有加呱子的，有加鸡蛋皮的，有加青菜、粉条的。有的地方把“面炕鸡”做成火锅吃，加入撒子、黄心菜，兑上鸡血、鸭血或猪血，便有了另一种风味。“面炕鸡”无论添加什么辅菜，都是汤鲜肉美，汤味甘醇，色泽鲜艳、香味浓郁。食者无不称奇叫绝！

据说，“面炕鸡”与北宋大文豪、美食家苏轼有因缘：有一天，苏轼携伴游于淮水，到了当时蔡州境内的息县。苏轼沉醉于眼前的美景，在此驻足流连、捻须吟哦，忽觉腹中饥饿，便到一户人家求食。

苏轼乃是当时的顶流大明星，主人素闻苏轼才情横溢，又为官清正，难得一见，一时激动不已，想盛情款待，才发现自家太穷，只有两只小鸡和一些白面，而苏轼不仅自己食量大，还带了经纪人、助理和朋友。材料有限，如何做出美味？主人灵机一动，将小鸡宰杀洗净，剁成核桃大小的肉块，然后和上面粉，倒油入锅，油热后将鸡块置锅中炕成金黄色。随后，加入水和佐料炖开，便做出了满满一锅香喷喷的“面炕鸡”。肉香四溢，入口嫩滑，令苏轼赞不绝口。

据说，苏轼后来被贬惠州，所作的“父老喜云集，箠壶无空携，三日饮不散，杀尽村西鸡”中的“鸡”，便是用来做“面炕鸡”的。

“鸡肉不够，面粉来凑”。来了客人，一家人也要跟着改善生活，一只鸡显然不够，怎么办？家庭主妇急中生智，于是便有了“面包鸡”。鸡，还是鸡，但是穿了厚厚的面装。再添加从自家园里采摘的丝瓜或呱子，如果没有丝瓜、呱子，可以摊些面皮充数，烩上满满一锅，既招待了客人，也让一家老小跟着打了牙祭。

日子越过越好了，吃腻了大鱼大肉，人们又想到生活贫困时的美味“面炕鸡”。经过厨师的加工、改进，除葱、姜、蒜外，还加高汤、料酒、胡椒粉、味精、鸡精及其他佐料，提鲜增味，做出了不同风味、不同口感的“面炕鸡”。有的饭店仍以“面炕鸡”为招牌菜，向顾客推荐。

现在饭店里做的“面炕鸡”虽然品相不错，却怎么也吃不出乡村家常菜的味道。一是速生鸡、圈养鸡影响了食材质量，二是佐料太滥影响了原汁原味。“面炕鸡”在食材选材上，炕的过程、炖的火候上都是有讲究的，首先要散养的小土鸡，喂的是五谷杂粮，喝的是天然水，鸡在地里散跑，吃的是草籽、虫子，不断地飞跑腾跃，鸡肉才紧绷有弹性。其次炕的过程必须小火慢炕，才能肉质金黄，外酥里嫩，最后炖的时候必须大火烧沸，中火慢炖30分钟，香味才能被牢牢锁在鸡肉中，久炖不散，咬开食用，奇香无比。

灯下漫笔

一九八四年，庄稼还没收割完。女儿躺在我怀里，睡得那么甜。今晚的露天电影，没时间去看。妻子提醒我，修修缝纫机的踏板。

《父亲写的散文诗》从窗外飘进来，声音深沉低回。歌手李健翻唱的这首歌，一下子击中了我的泪点。离世的父亲，总会在不经意间闪现，让人猝不及防。这是一个诗人多年前在父亲节写给父亲的歌，女生许飞唱得很深情。说实话，我更喜欢李健的演唱风格，不仅有传统文化和性别的原因，还有儿女对于父亲的不同理解。这首歌的年代特征很明显，不一定是你心目中父亲的样子，但一代父亲有一代父亲的样子，那种情愫是亘古不变的。李健唱得很克制，克制也是情感的一种极致表达，听者忍不住泪崩。

生活中，我渐渐长成了父亲的样子，父亲却永远走失于我的生活之中。

以我的意识度量，父亲写的不是散文诗，而是散文。他以锄为笔，以地为纸，在田野间纵横。某些瞬间，在我幼小的意识里，他顶天立地，是个英雄。

英雄不问出处。问了，也无甚关系，无非就是农民世家。如果向上追溯八代，或是十八代，均离不开一个“农”字。我们家从来没有一件古董，也从未见过或听说过有其他传承的神秘宝物。正是这样的传承和涵养，我身上的所谓优点大多就是朴素、朴实、俭朴，那些奢华、荣耀、富贵的基因，一丁点儿也没有。传到我这一代，仍然是根正苗红，地道得很。我知道父亲不是诗人，他不敢在有限的土地上挥洒他的诗意——如果这里一行，那里一截，留白或者跳跃，不要说遭天谴受人指点，我爷爷奶奶也不会放过他的。他也不会是小说家，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构思情节和走向，时间能等人，农时能等人？若错过季节再撒播耕种，我们一家人就得集体喝西北风。那时，嘴里哼的就不是《信天游》了，可能就是《走西口》，或者《闯关东》。他顶多是散文作家，他在土里田里写散文，讲究一个真情实感，讲究一个实实在在。一年一种，或者一年几种，有时还要重复修改补充，不厌其烦。天年好的时候，庄稼嗖嗖地长

大长高，拔节抽穗的声音在父亲耳边炸雷般响起。那声音，比贝多芬的《c小调第五交响曲》更为滋润心田。庄稼列阵以待，精神饱满，接受父亲的检阅。他欢喜，庄稼也欢喜，随风舞蹈，与他应和。

我也是一株庄稼，一茎麦子，或是一穗稻谷；一棵白菜，或是一粒辣椒；一根青葱，或者一瓣蒜头……小的时候，父亲从不修改我。他让母亲照料我。母亲亦是将我散养。直至现在我仍然无法理解我的母亲，这个已经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在儿女面前反差竟然如此之大。在姐妹面前，母亲说一不二，甚至有点霸气。对我，却是如此的宽容与将就。她让我自由生长，即使长成歪脖子树，母亲也不会伸手去修正一下。今天的我想起这些，暗自吸了一口凉气，叹一声幸运。没有束缚的生长，往往会导致狂妄自大和自私偏执，走向相反的两极。冥冥之中，似乎有一股蓬勃健康的巨大能量，引导我一生向前。

父亲很随意地把我写进他的散文。在父亲的这篇大散文中，我是一个字、一个词、一句话，还是一个独立的章节，少小的我不得而知。父亲重视不重视，关心不关心，打磨不打磨，只有他心里知晓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在我即将成熟的那一段时间里，青春是叛逆的，也是不确定的。不确定这个词，后来我常常理解为一种文学的艺术。太确定与太明白都缺少了咀嚼的味道。人生是需要咀嚼的，文学也是。后来，我在一篇万字长文里写道，父亲曾刻意三次规划我的人生与命运：读书入仕、学艺谋生、耕读传家。可惜的是，苍天负人，也负了父亲。我像一枝出墙的红杏，倔强斜出，去了远方。我没有长成父亲规划的样子，他心里是否有所失落？漫天寒风与冰雪交织中，我在北方的天空下，思念南方的父亲。

懂懂的青葱年纪，我性格有些倔强，孤独的倔强。在我轻飘而不屈的目光里，人生第一个伟大的目标，假如可以称得上伟大的话，就是超越父亲这座山。在我即将长成一株壮硕的庄稼时，父亲离开了我们。一种叫“癌”的病，让他离开得很突然，就像

一座山轰然间倒塌。四十年后的今天，翻越了很多山峰与困难的我才发现，这个目标确实伟大，伟大到不能翻越。即使父亲已经老去，即便父亲已经倒下，这座山仍然难以翻越。我一时说不出具体原因。当有一天，你膨胀得有些忘乎所以，以为自己超越了父亲的时候，父亲仍然是你视线中的那座远山，或者你只是站在了父亲的肩膀上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我也爱上了写散文。与父亲将文字镌刻在大地图间不同，我是在纸张与笔墨间进行。不是职业，也不是专业，只是一种坚持不懈的喜好。我不停地寻找，不停地追问，用文字在岁月的长河里打捞父亲。不管怎样打捞，那些干瘪或丰满，质朴或华丽，煽情或怅惘的文字，无论如何不能与一个生动的父亲相媲美。

经年霜雪，我终于明白，在我的散文中，离世的父亲是两个绝情的字：回望。而在父亲的散文中，我是一个蓬勃朝气的词：希望。希望与回望轮回转寰，一种叫唐续传承的东西滋滋暗长。

父亲写的大散文

◆张向前

荐书架

《爱是青春最美的模样》：展现年轻人成长困惑

◆牛冲

该书是青年作家梦情“青春三部曲”系列的收官之作，很受年轻人的喜欢。从市场角度看，最近数年来，青春文学市场日渐萎缩，不复当年郭敬明、韩寒、安妮宝贝时的辉煌，这跟读者的整体思想提升有很大关系。早年的青春文学有几个共同特点：内容浮夸、华丽，整体滑向疼痛文学的滥觞。梦情这部长篇小说不能简单地划为青春文学的范畴，她写的是一个孩子的成长，展现的是年轻人遭遇挫折时的

困惑和迷茫，毕竟时代要成长，人也要成长，每样东西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有自己的阵痛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梦情一直沿着这条文学的细分领域在创作，而且创作的主体意识很强，至少要强过部分同龄创作者。另一方面，梦情本人对文学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，业余时间几乎都跟文学有关。只有对某件事情真的热爱，才能在这条道路上坚守10年、20年甚至30年乃至更久，这是非常不易的。

聊斋闲品

奖掖之劳

◆陈鲁民

戴维是发现钠元素、钾元素，并首次提出氯元素存在的英国科学家，他还发明了煤气灯、电池组，提出了无氧酸的概念。但他自认为的最大成就却与以上种种无关，他说，他最大的成就是发现奖掖了法拉第——被称为“电学之父”的伟大科学家。

奖掖，即在事业上奖励提拔；推许扶持。主要是前辈对后进。人人都渴望得到奖掖，但也要看自己是不是那块材料，有没有被奖掖的价值。白居易十六岁初次参加科考，拜访著名诗人顾况时，被其调侃说：“长安物价贵，白居不易！”但他读到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诗句时，不禁大为惊奇：“有此佳句，白居易易！”认定白居易是个人才，遂大力奖掖，想方设法为其延誉、说项，使其诗名大振，迅速走红，并一发而不可收。

奖掖者不仅需要识才的敏锐眼光，还需要有爱才的博大胸怀，欧阳修即是其中翘楚。《宋史》中说他“奖引后进，如恐不及，赏识之下，率为闻人”。曾巩、王安石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等文学大家，都先后得到过欧阳修的无私提携大力奖掖。尤其是苏东坡的脱颖而出，更得益于欧阳修的全力提携奖掖。欧阳修先是激赞其诗文，赏识其才学，又到处处为他引荐、推介、鼓吹，还是他参加科考的主考官。苏轼在文坛上能迅速崛起，和欧阳修的强力推荐、奖掖密不可分。

被人奖掖提携确实可以改变命运，如果碰上了，一定要格外珍惜。萧红从东北到上海闯天下，举目无亲，一文不名，甚至连饭都吃不上。鲁迅及时向她伸出援手，不仅帮她解决生活困难问题，还指导她进行文学创作，引荐她进入上海作家圈，亲自为她的作品《生死场》作序，使她一炮打响，声名鹊起。鲁迅的奖掖提携，使她很快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，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“文学洛神”。

而且，奖掖提携这事有很强的遗传性，曾经的被奖掖者有能力时也会接过接力棒，再奖掖新人。因为他们就是这样过来的，深知人才出道的艰辛和不易，想助其一臂之力。欧阳修奖掖了苏东坡，苏东坡又奖掖了黄庭坚、秦观；穆彰阿奖掖了曾国藩，曾国藩又奖掖了左宗棠、李鸿章；徐悲鸿奖掖了齐白石，齐白石又奖掖了李苦禅、李可染；徐志摩奖掖了沈从文，沈从文又奖掖了汪曾祺，都成为人才成长史上的接力赛。

人皆有功利之心，但奖掖人才这事似乎多少有点例外。奖掖者主要是出于赏识与认可，惜才与爱才，这才出手相助，而并非有所图谋，指望望着有朝一日能得到回报。曾国藩奖掖左宗棠、李鸿章、沈葆楨、李叔同奖掖丰子恺、刘质平，徐悲鸿奖掖蒋兆和、齐白石、黄宾虹，徐怀中将奖掖莫言，大都是出于这样的思路。他们没有任何功利想法，不求回报，堪称高风亮节，令人敬佩。

不过，奖掖者固然可以不求回报，被奖掖者则不应忘恩典，即便没办法或无机会回报，也无论如何不能愿将仇恨。曾国藩在左宗棠晋升之途上，可谓一路扶持、提携，不愿余力，可左宗棠发迹后却老在找曾国藩的麻烦，说他的坏话。直到曾国藩去世，左宗棠才有所悟，写下挽联：“谋国之忠，知人之明，自愧不如元辅；同心若金，攻错若石，相期毋负平生。”既有悔悟，也有自责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

更令人发指的，国民党元老陈仪曾多次奖掖提携汤恩伯，资助其上学、留洋，提拔其升职升级，为其到处说项，将养女嫁其为妻，视其如己出，与其情同父子。但在其骨节上，他却为了自保，忘恩负义，出卖恩师，导致陈仪被杀，他也背上千古骂名。好在这样的败类极少，否则这世道人心真的让人心寒啊！



沙漠之舟(国画) 郭佳祺宏

百姓记事

高高的香椿树

◆王丕

香椿独特而浓郁的味道，热烈又稍显执拗，让喜欢的人赞不绝口，也让不喜欢心生畏惧。就是这样的香椿树，给予了青春年少的美好，见证了父亲操劳又坚忍的生命……

父亲年少从军，复员后到油田做了普通工人。也因此，我的童年与他相处甚少。我五六岁时，举家搬迁到父亲工作的油田生活。记忆里，他不苟言笑又脾气暴躁，加上久别滋生的“陌生感”，父爱的威严让我有几分惧怕。油田的家属院，是一排五户的平房，来自全国各地的邻居虽然操着不同的口音、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，但是熟络亲切、互相照应，日子清贫却安逸。我家十几平方米的院子里，有一棵高高的香椿树，成了这里独有的风景。树冠像一把伞，护着我们的小院。放学后，我总是爱爬上树顶，尤其夏日微风拂面，树影斑驳落在身上，我悠闲地荡着双腿，坐在树枝上眺望远方，忙碌的工厂、熙熙攘攘的街道、肆意奔腾的马路河……那是香椿树带给我的最初的梦想萌芽，以及最单纯的快乐时光。

这棵香椿树不仅枝大叶茂，更是芽香多产。晚饭时候，我总是爬上屋顶摘上一把香椿芽，经母亲巧手加工，便是烧烤时的美味。只是疲惫一天回到家的父亲，总是板着脸，眉头紧锁地埋头吃饭，气氛着实有些压抑。那时候

的我常有困惑：

为什么院子里的香椿树任由我取之不竭？为什么父亲脾气那么暴躁，有时因为一点小事便大发雷霆？

时间是最好的答案。后来我家从小院搬走，听说香椿树没了悉心照料，先是叶落枯朽，后被新住户伐了个干净。我也在第一次出远门求学的日子，看到了父亲从未袒露过的一面。

18岁那年我离开油田到省城读大学。要报到那天，早上5点，父亲就扛起重重整理好的铺盖、衣服、脸盆等大包小包的行李，领着我坐上了一辆破旧的长途客车，一路颠簸到了郑州的长途汽车站。

盛夏的中午，酷暑难耐，父亲没舍得打车，我们也顾不上吃饭，拖着疲惫透透的身子，父子两人肩扛手提行李边走边问路，步行几里走到了学校。办完手续，他又汗流浹背地把行李搬到位于六楼的宿舍。我印象中魁梧高大的父亲，在爬楼途中停顿了好几次，捂着胸口喘着粗气，那时候我并不知道，他已经有冠心病征兆。顾不上停歇，他帮我铺好被褥，陪我去办了饭卡，匆匆看了一眼校园，已经是夜幕降临。

这一天，我俩长途跋涉，粒米未进，父亲匆忙安顿好我的一切，慌慌张张要赶车回去。中原路上，那个佝偻、踉跄东去的背影渐行渐远，

成了我记忆里永恒的烙印……那天我真切感受到，父亲的慈爱有所不同，沉默不语，但是浓烈持久，积淀心底，延绵不绝……

后来我毕业、成家，父母拿出毕生积蓄在郑州北郊买了房子。入住新家，全家欢喜，父亲特意带来一棵拇指粗的香椿树苗，栽种在我家窗下。刚工作那几年繁忙充实，我开启了早出晚归的生活，没顾上照料窗户外面的香椿树，也很少联系还在油田生活的父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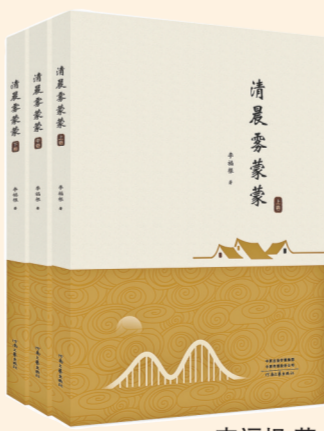
几年后的某个傍晚，我欣喜地发现，香椿苗早已悄无声息地长出了大树的雏形。我赶紧拨通了父亲的电话，惊叹这香椿树顽强的生命力，他倒是淡定地说：“你又能吃上香椿芽了，就是不知道，这树不够高大，吃上孩子爬上树顶能不能看见油田。”

没等吃上香椿芽，父亲因为越来越严重的心脏病，十几年前在手术中离开了我们……后来因为工作调动，我也从那里搬走，那棵香椿树留在了窗边。

时过境迁，我总想找找那棵香椿树。多年后的一天去惠济区办事，我专程回到我在郑州住过的第一个小区。周遭环境没有太多变化，勤劳的父母当年开垦的荒地仍然有人在耕种，只是那棵香椿树早没了踪迹。

想想，我也很多年没吃过香椿了。

连载



李福根 著

同：预付资金10万元，其余部分货到后半月内付款。

洪丽丝匆匆返回厂内找顶头上司屠刚汇报，但人不见了踪影，一打听，别人只知道他有急事回了老家。

难熬的半个月过去了，货款并没有汇到厂里，洪丽丝打电话催要，对方只是说，钱不凑手，再等几天。

洪丽丝一天一天计算着时间，第24天，屠刚满脸倦容地回到厂里。这天下午，厂办公室也向洪丽丝下达了催款通知。她火烧火燎地找到屠刚，哭丧着脸说：“咋办啦，老板要砸我饭碗了。”

“急不管用，现在要想办法让厂里回款。”屠刚沉思着说，“等我明天把厂里的事办完，跟你一块去要钱。”北上的列车，徐徐开出了这个年轻城市的火车站。屠刚面朝车窗，看着快速后退的楼房、建筑工地，这个城市变化太快了，简直可以用“神奇”来形容。记得1985年刚来这里落户，站在楼顶上举目四顾，高高低低的楼群林林总总尽收眼底，论规模根本赶不上他工作的那个地级市。妻子和年迈的父母远在乌蒙山区，过去从那个城市到家乡100多里路，可如今千里迢迢望断天

丽丝的心里，至少现在还容不下这种事。既然选定了要走的路，丽丝没什么顾忌的了。她两眼看着屠刚，恳切地说：“屠大哥，我不想成天围着缝纫机转，在这个地方，只有你能帮我，你有能力帮我。”

话说到这里，屠刚还能说什么呢？他皱皱眉头，沉吟着说：“我没有权利留下你跟我干。要不，咱们找老板说说去。”

屠刚的老板姓胡，是个五十来岁的秃顶男人，半截铁塔塔般杵在宽大的写字台后面，从打工人进门，胡老板一对金眼镜便盯着洪丽丝滴滴溜打转，待两人说明来意，金眼镜摆动大手冲屠刚问：“你俩是怎么认识的？”

“她是我大姨的女儿。”幸亏屠刚提前想到了应对之策，随口说出了这层关系。

“一个家在湖南，一个住在苏北，怎么可能亲家呢？”金眼镜的脸上挂着一丝狡黠的冷笑。“我大姨解放前逃荒到苏北落了户。”屠刚从容地应对着，“老板，说起来话长了呀。”

“哦，你大姨有70来岁了吧，怎么会有这么年轻的女儿？”

“我大姨不会生育，从我三姨那

啊……”屠刚一只手臂抱起孩子，另一只手从衣兜里掏出厚厚一沓钱，泪流满面地说：“爸、妈，今后这孩子就跟着你们啦，我会定期寄抚养费。”继而他又转向妻子恨恨地说：“哭啥哭，现在就去离婚，今后你跟你那混蛋过吧。”

毕竟，家丑不可外扬。屠刚从赌场里叫出屠强，左右开弓扇他的脸，直打得屠强嘴角流出血来。他义愤填膺地说：“你女人让你气得离家出走，猪狗不如，混蛋！你给我记住，再不改邪归正气跑了这个女人，我跟你没完！”

该了的了了。潘家龙追着屠刚的脚步打电话，他回到这个城市刚上午，他正向一个业务员交代工作，电话铃响了，姑父潘家龙告诉他，老家出了点事，让他下班后务必赶过去细说详情。在火车站听完姑父的诉说，屠刚两眼冒火，脸色煞白，肺像炸开了一般。不承想，猪狗不如的屠强竟和他妻子乱伦，搞出的孩子快四个月大了。

屠刚回到了牵肠挂肚的乌蒙山区，腰粗肚圆的妻子双手掩面，痛哭不止。怨谁呢，他已经两年多没有踏进家门了，四岁多的儿子牵着奶奶的衣襟，怯生生地看着他。“屠阳

啊……”屠刚一只手臂抱起孩子，另一只手从衣兜里掏出厚厚一沓钱，泪流满面地说：“爸、妈，今后这孩子就跟着你们啦，我会定期寄抚养费的。”继而他又转向妻子恨恨地说：“哭啥哭，现在就去离婚，今后你跟你那混蛋过吧。”

毕竟，家丑不可外扬。屠刚从赌场里叫出屠强，左右开弓扇他的脸，直打得屠强嘴角流出血来。他义愤填膺地说：“你女人让你气得离家出走，猪狗不如，混蛋！你给我记住，再不改邪归正气跑了这个女人，我跟你没完！”

该了的了了。潘家龙追着屠刚的脚步打电话，他回到这个城市刚上午，他正向一个业务员交代工作，电话铃响了，姑父潘家龙告诉他，老家出了点事，让他下班后务必赶过去细说详情。在火车站听完姑父的诉说，屠刚两眼冒火，脸色煞白，肺像炸开了一般。不承想，猪狗不如的屠强竟和他妻子乱伦，搞出的孩子快四个月大了。

屠刚回到了牵肠挂肚的乌蒙山区，腰粗肚圆的妻子双手掩面，痛哭不止。怨谁呢，他已经两年多没有踏进家门了，四岁多的儿子牵着奶奶的衣襟，怯生生地看着他。“屠阳